# 說類卷之八

## 官職部

### 漢三公

漢以司徒司馬司空爲宰相葢六國時有此三卿採用之但改司馬曰太尉殊不知周制天子六卿大國三卿三卿皆諸侯之制漢人祗採六國之舊而不知周家天子故事失之矣雲麓漫抄

### 宋三公

國朝三公官未始兼備惟元豐末文潞公守太尉雍王曹王守司空富鄭公曹濟陽守司徒皆同一時其後宣

和間蔡魯公爲太師王將明爲太傅鄭達夫爲太保方相繼兩見　石林燕語

衍聖公

國朝孔子之後幸襲封文宣公至和中祖擇之言文宣聖號後嗣不當以爲封爵下學士院更定美稱仍改封其孫宗愿爲衍聖公　澠水燕談

三省

自兩漢以來謂中書爲政本盖中書出令而門下省覆之王命之重莫大於此故唐以後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宰相者此也尚書省但受成事而行之耳本朝沿

習唐制官制行始用六典别尚書門下中書爲三省各
以其省長官爲宰相則侍中中書令尚書令是也既又以
秩高不除故以尚書令之貳左右僕射爲宰相而左僕
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
行中書令之職而别置侍郎以佐之則三省互相兼矣
然左右僕射既爲宰相則凡命令進擬未有不由之出
者而左僕射又爲之長則出命令之職自己身行尚何
省而覆之乎方其進對執政無不同則所謂門下侍郎
者亦預聞之矣故批旨皆曰三省同奉聖旨既已奉之
而又審之亦無是理門下省事惟給事中封駁而已未

有左僕射與門下侍郎自駁已奏之命者則侍中侍郎所謂省審者殆成虛文也元祐間議者以詔令稽留吏員冗多徒爲重複因有并廢門下省之意後雖不行然事有當奏稟左相必批送中書右相將上而右相有不同往往或持之不上或退送不受左相無如之何侍郎無所用力事權多在中書中書侍郎遷門下侍郎雖名進其實皆未必樂也 石林燕語

中書省

唐貞觀中勑下度支求杜若省郎以謝朓詩云芳洲採杜若乃責坊州貢之當時以爲嗤笑至如唐故事中書

省中植紫薇花何異坊州貢杜若然歷世循之不以爲非至今舍人院紫薇閣前植紫薇花用唐故事也夢溪筆談

平章事

竇懷貞以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詔軍國重事宜共平章元祐初以文潞公爲平章軍國重事呂申公爲平章軍國事遂入銜或以爲用懷貞故事石林燕語

參知政事

唐參議朝政參議政事參知機務參知政事皆宰相之任也參知政事蓋劉洎爲相時名唐初宰相未有定名

因人而命皆出於臨時其後高宗欲用郭待舉爲叅知政事以其資淺故命于中書門下同受進止平章事叅知非叅佐也盖宰相非一人猶言共知政事爾而平章乃叅佐之名本朝太祖始以趙中令特相久欲拜薛文惠公等爲之副而難其名召學士陶穀問下丞相一等有何官穀以唐有參知政事對遂以命之不知此名本自高于平章事輕重失倫後遂沿習莫能改亦不知其失也 石林燕語

樞密使

國朝之制大宴樞密使副不坐侍立殿上既而退就御

厨賜食與閤門引進四方舘使列在廡下親王一人伴食每春秋賜衣門謝則與内諸司使副班於垂拱殿外廷中而中書則別班謝于門上故朝中爲之語曰厨中賜食階下謝衣盖樞密使唐制以内臣爲之故常與内諸司使副爲伍自後唐莊宗用郭崇韜與宰相分柄朝政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自此之後其權漸盛至今朝遂號爲兩府事權進用祿賜禮遇與宰相均惟日趨内朝侍宴賜衣等事尚循唐舊其任隆輔弼之崇而雜用内諸司故事使朝廷制度輕重失序盖沿革異時因循不能釐正也

今日若有宮觀可領豈不快活

## 使相

唐制節度使加中書門下平章事爲使相自郭元振始李光弼等繼之盖平章事宰相之名以節度使兼故云爾也國朝因之元豐官制罷平章事名而以開府儀同三司易之亦帶節度使謂之使相盖以儀同爲相也 石林燕語

## 提舉宮觀

太中祥符五年玉清昭應宮成王魏公爲首相始命充使宮觀置使自此始然每爲見任宰相兼職天聖七年呂申公爲相時朝廷崇奉之意稍緩因上表請罷使名

自是宰相不復兼使康定元年李若谷罷叅知政事留
京以資政殿大學爲提舉自此始自是學士制誥皆得
爲提舉因以爲優閑不任事之職熈寧初先帝患四方
士大夫年高者多疲老不可寄委罷之則傷恩留之則
玩政遂仍舊宫觀名而增杭州洞霄及五嶽廟等並依
西京崇福宫置管勾或提舉官以知州資序人充不復
限以員數故人皆得以自便石林燕語

中丞

御史有闕吏隷臺中四十餘年事二十餘中丞矣頗能
道其事尤善評其優劣每聲諾之時以所執之梃視中

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横其梃此語誼於搢紳凡爲中丞者唯恐其梃之直也范諷爲中丞聞望甚峻閽吏毋聲諾必横其梃一日范視事久閽吏報事范大驚立召閽曰爾梃忽直豈覩我之失耶吏初諦之若問乃言曰昨日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以造食中丞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又呼之復丁寧教誡者數四大凡役人者受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繁若使中丞宰天下之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欲如此喋喋不亦勞而可厭乎某心鄙之不知其挺之直也范大笑慙謝明日視之挺復横矣 東軒筆錄

亦是一說

## 臺諫

慶曆中余靖歐陽脩蔡襄王素為諫官時謂四諫四人者力引石介而執政者亦欲從之范仲淹為參知政事獨謂同列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為竒異若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矣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脩舉安用如此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罷 東軒筆錄

舊說臺諫當上殿未有題目五更不寐平生新舊一一上心蓋惟親舊可得其詳庶免風聞之誤事雖戲語嘗

親見之紹興間某任言責欲論一人未得出處不叶公議偶一鄉人來訪私謂得其人矣叙契闊接殷勤甚歡其人大喜過望意汲引可必也越兩日彈章上降旨郎日押出國門故曰寧逢惡賓莫逢故人又云故人相逢不吉則凶　清波雜志

東坡云養猫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蓄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蓄不吠之犬余謂不捕猶可也不捕鼠而捕雞則甚矣不吠猶可也不吠盗而吠主則甚矣疾視正人必欲盡擊去之非捕雞乎委心權要使天子孤立非吠主乎　鶴林玉露

## 六曹

唐武德設吏禮兵民刑工貞觀改吏禮民兵刑工宋初以吏兵户刑工禮爲次神宗改吏户禮兵刑工爲次自元豐官制尚書省復二十四曹繁簡絶異在京師時有語曰吏勳封考筆頭不倒户度金倉日夜窮忙禮祠主膳不識判硯兵職駕部典了潑袴刑都比門總是冤䰟工屯虞水白日見鬼及駕幸臨安喪亂之後士大夫亡失告身批書者多又軍賞百倍平時賄賂公行冐濫相乘餉軍日滋賦歛愈繁而刑獄亦衆故吏户刑三曹吏胥富饒他曹寂寞彌甚吏輩又爲語曰吏勳封考三

婆兩嫂户度金倉細酒肥羊禮祠主膳淡喫虀麵兵職駕庫咬薑呷醋刑都比門人肉餛飩

唐尚書郎入直供青縑白綾被或以錦緤爲之給帷帳通中枕侍史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香囊護衣服唐詩春風侍女護朝衣又侍女新添五夜香韓退之紅桃花詩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郎宿禁中皆指此也

魏代始于尚書置祠部曹歷代因之不改祠部呼爲氷去聲廳言其淸且冷也

翰林院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間應供奉之人自學士已下工伎羣官司隷籍其間者皆稱翰林如今之翰林醫官翰林待詔之類是也惟翰林茶酒司只稱翰司盖相承闕文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無宣召之禮惟學士宣召盖學士院在禁中非內臣宣召無因得入故院門別設複門亦以其通禁庭也又學士院北扉者謂其在沐浴堂之南便于應召今學士初拜自東華門入至左承天門下馬待詔院吏自左承天門雙引至閤門此亦用唐故事唐宣召學士自東門入彼時學士院在西掖故自翰林院東門赴

召非若今之東華門也至如挽鈴故事亦緣其在禁中雖學士院吏亦止于玉堂門外則其嚴密可知如今學士院在外與諸司無異亦設鈴索悉皆文具故事而已

夢溪筆談

學士院

唐翰林院本內供奉藝能技術雜居之所以辭臣侍書詔其間乃藝能之一爾開元以前猶未有學士之稱或曰翰林待詔或曰翰林供奉如李太白猶稱供奉自張垍爲學士始別建學士院于翰林院之南則與翰林院分而爲二然猶冐翰林之名盖唐有弘文館學士麗正

殿學士故此特以翰林別之其後遂以名官訖不可改然院名至今但云學士而不冠以翰林則亦自唐以來沿襲之舊也 石林燕語

學士院玉堂太宗皇帝曾親幸至今唯學士上日許正坐他日皆不敢獨坐故事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今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玉堂東承旨閣子窗格上有火然處太宗嘗夜幸玉堂蘇易簡為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窗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為玉堂一盛事

學士院第三廳學士閣子當前有一巨槐素號槐廳舊

傳居此閣者多至入相學士爭槐廳至有抵撤前人行李而強據之者予為學士時目觀之事 俱夢溪筆談

翰林學士

唐制翰林學士本職在官下五代趙鳳為之始諷宰相任圜移在官上後遂為定制本朝凡兼學士結銜皆以職名為冠蓋沿習此例 石林燕語

梅詢為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屬思甚苦操觚循階而行忽見一老卒卧于日中欠伸甚適梅忽嘆曰暢哉徐問之曰汝識字乎曰不識字梅曰更快活

舊翰林學士地勢清切皆不兼他務文館職任自校理

以上皆有職錢唯內外制不給楊大年久爲學士家貧請外辭表千餘言中兩聯曰虗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莫敖之餒鬼從者之病莫與方朔之饑欲死

京師百官上日唯翰林學士敕設用樂他雖宰相亦無此禮優伶並開封府點集陳和叔除學士時和叔知開封府遂不用女優學士院敕設不用女優自和叔始 俱夢溪筆談

韓門下維以賜出身熈寧末特除翰林學士崇寧中林彥振賜出身用韓例亦除翰林院學士國朝以來翰林不由科第除者唯此二人 石林燕語

講讀學士

咸平中以侍讀侍講班秩未崇乃命楊徽之爲翰林侍讀學士邢昺爲侍講學士班翰林學士下講讀置學士自此始其後昺以老請補外眞宗以其久在講席使以本職知曹州而張文節公罷參知政事知天雄軍改翰林侍讀學士於是講讀學士始爲兼職得外任慶曆後凡自翰林學士出者例皆換侍讀學士遂爲故事 石林燕語

麗正學士

開元中陸堅爲中書舍人以麗正學士或非其人而所

司供擬過爲豐贍謂朝列曰此亦何益國家空致如此
費捐將擬罷之張說聞之謂諸宰相曰說聞自古帝王
功成則有奢縱之失或興造池臺或耽玩聲色聖上崇
儒重德親自講論刊校圖書詳延學者今之麗正即是
聖主禮樂之司永代規模不易之道所費者細所益者
大陸子之言爲未達也玄宗後聞其言堅之恩眄從此
而減大唐新語

北門學士

唐翰林院在銀臺之北乾封以後劉禕之元萬頃之徒
時宣召草制其間因名北門學士今學士院在樞密之

後腹背相倚不可南向故以其西廊西向爲院之正門而後門北向與集英相直因牓曰北門兩省樞密院皆無後門惟學士院有之學士朝退入院與禁中宣命往來皆行北門而正門行者無幾不特取其便事亦以存故事也 石林燕語

樂卿

自唐以來呼太常卿爲樂卿或云太常禮樂之司故有此名然不呼爲禮卿何也然此二字古有之前漢食貨志武帝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第八級曰樂卿故後之文人因取二字用之亦自無害耳 懶真子

## 史局

慶曆五年賈文元爲相始建議重修史書詔以判館閣王文安宋景文楊宣懿察趙康靖槩及張文定余襄公爲史館修撰刊脩未幾諸人皆以故去獨景文下筆已而景文亦補外乃許以史稾自隨編修官置局于京師者仍舊遇有疑議取證則移文於局中往來迂遠書久不成是時歐陽文忠公非文元所喜且方貶去獨不得與嘉祐初文忠還范蜀公爲諫官乃請以紀志屬文忠至五年書始成初文元以宰相自領提舉官及罷去陳恭公相辭不領乃命參知政事王文公詵奏書亦曾魯

公以叅知政事領也　石林燕語

## 鑾坡

俗稱翰林學士爲鑾坡盖唐德宗時嘗移學士院于金鑾坡上故亦稱鑾坡唐制學士院無常處駕在大内則置於明福門在興慶宫則置於金門外不專在翰林院也然明福金明不以爲稱不常居之耳諫議大夫亦稱坡此乃出唐人之語諫議大夫班本在給舍上其遷轉則諫議歳滿方遷給事中自給事遷舍人故當時語云饒道斗上坡去亦須却下坡來以諫議爲上坡故因以爲稱見李文正所記　石林燕語

今之起居注只書閣臣疏揭耳

中書舍人

元祐元年余爲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洩欲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余白諸公應須簡要清通何必裁籬插棘諸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讀樂天集云西省北院新構小亭種竹開窻東通騎省與李常侍窻下飲酒作詩乃知唐時得西掖作窻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嘆也 東坡志林

起居郎舍人

唐起居郎舍人皆隨宰相入殿預聞奏事仗在紫宸則立殿下直第二螭頭卽其坳處和墨以記事故號螭頭

或曰螭坳自高宗前殿不奏事則二史固無所書矣本朝記注初不侍立但于前後殿爲次使候上殿臣僚退而問所嘗言書之然未嘗有敢告之也後始詔後殿輪日入侍崇寧初鄭丞相達夫爲史復建言併前殿皆入並立於埰殿雖存故事而奏對語略不相聞亦不敢自書惟經筵得與講讀官並列嘉祐間賈直孺所請也石林燕語

## 檢校官

東晉時有檢校御史專掌行馬外事以吳混爲之沿襲至唐有檢校官自三公三司左右僕射至水部郎十三

階國朝因之官制行並省中與用武節度一轉即入開府儀同三司再轉爲少保以太速故又取未改官制檢校官置三公三少檢校官檢校郎檢點之義未與正官且令檢點其事故杜子美有圖官兼點之語唐以前常言耳自爲官稱人不復云 雲麓漫抄

試館職

寇萊公初入相王沂公時登第後爲濟州通判滿歲當召試館職萊公猶未識之以問楊文公曰王君何如人文公曰與之亦無素但見其兩賦志業實宏遠因爲萊公誦之不遺一字萊公大驚曰有此人乎即召之故事

館職皆試於學士院或舍人院是歲沂公特試於中書

石林燕語

兩司三院

殿前司與侍衛司馬軍步軍爲三衛其實兩司而侍衛司都指揮使外又分置馬步軍都指揮使爾殿前司亦叅馬步軍而總于都指揮使故殿前司都指揮使副都虞候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副都虞候與馬軍步軍都指揮使副都虞候兩司三衛合十二員分天下兵而領之此祖宗制兵之大要也始唐制有十二衛兵後又有六軍十二衛兵爲南衙漢之南軍也六軍爲北衙漢之北

軍也末年嘗以大臣一人總之如崔胤判六軍十二衛
是巳都指揮使本方鎮軍校之名自梁起宣武軍乃以
其鎮兵因仍舊號置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而自將之
盖于唐六軍諸衛之外別爲私兵至後唐明宗遂改爲
侍衛親軍以康義誠爲馬步軍都指揮使秦王從榮以
河南尹爲大元帥典六軍此侍衛司所從始也及從榮
以六軍反入宮義誠顧望不出兵而侍衛馬軍都指揮
使朱弘實擊敗之其後遂不廢殿前軍起於周世宗是
時太祖爲殿前司都虞候初詔天下選募壯士送京師
命太祖擇其武藝精高者爲殿前諸班而置都點檢位

都指揮使上太祖實由此受禪見于國史歐陽文忠公爲五代史號精詳乃云不知其所始盖考之未詳也自有兩司六軍諸衛漸廢今但有其名則兩司不獨爲親軍而已天下之兵柄皆在焉其權雖重而軍政號令則在樞密院與漢周之間史弘肇之徒爲之者異矣此祖宗之意非前世所可及也石林燕語

寶元康定之間余自貶所還過京師見王君貺初作舍人自契丹使歸余時在坐見都知押班殿前馬步軍聯騎立門外呈榜子稱不敢求見舍人遣人謝之而去至慶曆三年余在舍人呵引者即斂馬駐立前呵者傳聲

太尉立馬急遣人謝之比舍人馬過然後敢行後余官于外十年而還遂入翰林為學士見三衙呵引甚雄不復如當時與學士相逢分道而過更無避斂之禮盖兩制漸輕而三衙漸重舊侍衛親軍與殿前分為兩司自侍衛司不置馬步軍都指揮使止置馬軍指揮使步軍指揮使以來侍衛一司自分為二故與殿前司列為三衙也五代軍制已無典法而今又非其舊制者多矣歸田錄

## 駙馬郡馬

官制廢久矣今其名稱訛謬者多雖士大夫皆從俗不

以爲怪皇女爲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謂之駙馬宗室女封郡主者謂其夫爲郡馬縣主者爲縣馬不知何義也歸田錄

## 太守

後漢鄭宏爲臨淮太守行春有二白鹿夾車而行宏異之主簿黃國曰三公車旁畫鹿君必爲相後位至太尉獨異志

世謂太守爲五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詩云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注謂周禮州長建旟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故云後見龐幾先朝奉云古

乘駟馬車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也墨

客褌犀

通判

國朝自下湖南始置諸州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故嘗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監汝舉動爲其所制太祖聞而患之下詔書戒勵使與長吏協和凡文書非與長吏同簽書者所在不得承受施行自此遂稍稍戢然至今州郡往往與通判不和往時有錢昆少卿者家世餘杭人也杭人嗜蟹昆嘗求補外任人問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可矣至今士人

以為口實 歸田錄

邑宰

有范延貴者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見為守因問曰天使沿路來還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昨見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忠定曰何以言之延貴曰自入萍鄉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辟野無惰農及至邑則鄽肆無賭博市易不敢諠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忠定大咲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于朝希顏後為發運使延貴亦閤門祗候皆號能吏 東軒筆錄

龔聖任言林得崇父嘗爲劇縣有聲其與監司啓有云鳴琴堂上將貽不治事之譏投巫水中必得擅殺人之罪時以爲名言劉潛夫宰建陽亦有一聯云每嗟民力至叔世而張弓欲竭吏才恐聖門之鳴鼓語意尤勝信乎治邑之難也 癸辛雜識

校官

溧陽縣有東海長史校官碑或疑其爲校官字按范曄漢書永平十年閏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日北至又祠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以樂嘉賓則東漢鄉縣有校官矣 雲麓漫抄

## 一尉

縣尉呼爲少府者古官名也漢百官表云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則奉養天子名曰禁錢府是別藏少者小也故稱少府以亞大司農也盖國朝之初縣多惟令尉令旣呼明府故尉呼少府以亞於縣令　懶眞子

## 猥雜官

漢人入仕有以貲爲郎者司馬相如張釋之是也有入錢入穀賞以官者卜式黃霸是也入錢穀則今買官之類以貲則非也　老學庵筆記

國初士大夫戲作語云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黃謂朱

衣吏及金帶也宣和間親王公主及他近屬戚里入宮輒得金帶關子得者旋填姓名賣之價五百一紙雖卒伍屠酤自一命以上皆可得方臘破錢塘時朔日太守客次有服金帶者數十人皆朱勔家奴也時諺曰金腰帶銀腰帶趙家世界朱家壞 老學庵筆記

張孝祥建議自恭人至孺人邑號分等第立價許貴家婦女及妾投名書塡則數百千萬不日可辦于以佐國用較以度牒生齒不削戶口不耗仍不爲民之蠧雖曰得策終以鬻爵以誘婦人名器輕假而不果行 清波雜志

## 太學生

太學古詩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其清苦而鯁亮也宋嘉定間余在太學聞長上同舍言乾淳間齋舍質素飲器止陶瓦棟宇無設飾近時諸齋亭榭簾幙競爲靡麗每一會飲黃白錯落非頭陀寺比矣國有大事讜論間發言侍從之所不敢言攻臺諫之所不敢攻由昔迄今僞節相望近世以來非無直言或傷爲矯激或陰有附麗亦未能純然如古之眞御史矣余謂必甘清苦如老頭陀乃能攄鯁亮如眞御史 鶴林玉露

## 省吏

唐秘書省吏凡六十七人典書四人楷書十人令史四人書令史九人亭長六人掌故八人熟紙匠十人裝潢匠六人筆匠六人且世但知鄉村之吏謂之亭長殊不知唐諸司多有之尚書省志云以亭長啓閉傳禁約則知三省亦有也然裝潢恐是今之表背匠謂之潢其義未詳 懶眞子

宦官

宰臣鄭朗自中書歸宣平私第內園使李敬實衝路衝之朗列奏上召敬實面詰敬實奏供奉官例不避上曰銜天子之命橫絕而過可矣安有私出不避輔相乎剩

紫綬配南衙　東觀奏記

眞宗朝宦者劉承珪以端謹事上上病且死求爲節度使上促授之王魏公旦執不從曰復有求爲樞密使者何以絶之至今宦者官不過留後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將劉平之死議者以朝廷使宦者監軍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平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乞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宰相文靖公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爲之仁宗委公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與中貴私交無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保舉有不職與同罪仁宗從之翊日都知叩首乞罷諸監軍士大

夫嘉公有謀 俱渑水燕談

趙高爲中丞相龔澄樞爲內太師猶稍與外庭異童貫眞爲太師領樞密院振古所無

蔡京爲太師賜印文曰公相之印因自稱公相童貫亦官至太師都下人謂之媪相 俱老學庵筆記

說類卷之八終

# 說類卷之九

## 臣道部

### 忠實

此事須以實對不然能保中使之不言乎

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爲諭德其居在宋門外俗謂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側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往往易服微行飲於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冀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嘆而去真

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真宗問曰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爲宮臣恐爲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爲忠實可大用晚年每與章獻明肅太后言群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其後章獻皆用　歸田録

晏元獻公爲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召至閣下適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

爲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帳爲遊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之曰近聞館閣臣僚無不嬉遊燕賞彌日繼夕唯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謂東宮官公既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對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爲之臣若有錢亦須往但無錢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日深仁宗朝卒至大用 夢溪筆譚

剛正

傅亮秉政將拜蔡廓爲吏部尚書因傅隆問廓廓曰若以選事悉付我我則爲之不然即不拜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當盡委於蔡羨不復措手矣以上則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與徐干木(羨之小字)署紙尾遂不拜吏部黃紙案吏部尚書與錄尚書連名故廓云署紙尾　小名錄

許將冲元以前執政知大名府以剛畧稱時曹蒙銜命察訪蒞視郡縣威令甚嚴至大名見冲元當廳下轎冲元出見其倨甚復入呼法司曰不知前執政作守監司得當廳下轎否法司具條白之不許蒞立曹甚久復令

白曹曰請就賓次以全國體曹失措而退許棲武迎之
謂曰在將無稱此乃朝廷禮耳公不可以人而輕國也
曹氣懾無語更不問一毫事屏縮數日而去 過庭錄
盤石趙逵以紹興辛未魁集英之唱後三年以故事召
歸爲校書郎時秦檜老矣怙權殺天下善類以立威縉
紳脅息趙至一見光範檜適喜欲收拾之問知其家尚
留蜀曰何不俱來趙對以貧未能致檜顧吏囁嚅語有
頃奉黃金百星以出曰以是助舟楫費趙出不意力辭
之吏從以出同舍郎或勸以毋怫檜意者趙正色曰士
有一介不取予猶何人哉君謂冰山足恃乎勸者縮頸

反走吏不得已歸又不敢以其言白檜已不樂居人之語浸聞檜大怒曰我殺趙逵如獮狐兎耳何物小子乃敢爾邪風知臨安府曹泳羅致其隷輩而先張本於上曰近三館士不檢頗多與宮邸通臣將廉之其醞禍不淺矣會得疾十月而有絳巾之招高宗更化徵聞其事十一月亟詔無官朱邸繼復召對擢著作佐郎謂之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眞天子門生也又曰兩王方學詩冀有以切嗟之上意盖欲以此破前謗趙之末召寔為東川僉幕總領符行中有子預薦意其為類試官容以文屬之趙不

啓緘擲几下既而符氏子不預榜總領因以他事措摭
之甚峻然卒不能污趙之介特有守盖已見於初筮云
程史

王安國性亮直嫉惡太甚王荆公初爲參知政事閒日
因閱讀晏元獻公小詞而笑曰爲宰相而作小詞可乎
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爲爾顧其事業豈止如是耶
時呂惠卿爲館職亦在坐遽曰爲政必先放鄭聲況自
爲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呂大以爲議
已自是尤與平甫相失也東軒筆錄

直諫

懿安郭太后旣崩喪服許如故事禮院檢討官王皞抗疏請后合葬景陵配享憲宗廟室疏旣入上大怒宰臣白敏中召皞詰其事皞曰郭太后是憲宗春宮時元妃汾陽王孫逌事順宗爲新婦憲宗厭代之夜事出暗昧毋天下五朝不可以暗昧之事黜合食之禮敏中怒甚皞聲益厲宰臣將會食周墀駐敏中廳門以俟同食敏中傳語墀正爲一書生惱亂但乞先之墀就中廳問其事皞益不撓墀以手加額於皞賞其孤直翌日皞貶潤州句容令墀亦免相大中十三年秋八月上崩宰臣令狐綯爲山陵禮儀使奏皞爲判官皞拜章論懿安合配

章憲宗始升祔焉 東觀奏記

天聖中明肅太后垂簾漸久閹臣用事競欲過尊母閣以徼權寵上勢孤弱中外疑之四年冬從前詔至日皇帝率百僚上太后壽時范仲淹職秘閣爲校理上疏請皇帝率親王皇族於內中上皇太后壽然後宰臣率百僚於前殿上兩宮壽太后不懌遣大閹下仲淹章於政府問其當否晏殊方爲資政殿學士居京師嘗薦仲淹於朝遂貼職秘閣聞其事頗憂懼亟呼仲淹於第切責之曰爾豈憂國之人哉衆或議爾非忠直者特好奇邀名而已苟率易不已無乃爲賢者之累乎仲淹方對所

以當言之意殊又折之曰勿謂彊辭也仲淹退移書於殊畧曰日者以某好奇爲過則伊尹負鼎太公直鈎仲尼斬侏儒以尊魯夷吾就縲絏而覇齊藺相如奪璧於彊秦諸葛亮邀主於敝廬陳湯矯制而大破單于祖逖誓江而克清中原房杜杖策於軍門姚崇臂鷹於渭上此前代聖賢非不奇也某患好之未至耳若以某邀名爲過則聖人不必崇名教而天下始勸莊生云爲善無近名乃道家自全之說豈治天下者之意夫名教不崇則爲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法桀紂不足畏爲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恥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

名則聖人之權去矣某患邀之未至耳某昨輒言國家冬至上壽之禮斯言之有罪必不疑其僥覬也敢輕一死以重當代之法蓋一人與親王皇族上壽於內則母子之義親君臣之禮異與百僚上壽於外是行君臣之禮非敦母子之義今兩宮慈聖仁孝之德而行此典則未見其損奈何後代必有后族彊熾竊此爲法以抑制人主者矣某天拙之人不以富貴屈其身不以貧賤移其心儻進用於時必有甚於今者庶幾報公之清舉如求少言過之士則滔滔天下皆是何必某之舉也殊甚服 儒林公議

悟主

孝宗初政袁孚爲右正言一日亟請對論北内有私酤言頗切直光尭聞之震怒上嚴於養志御批放罷中使持璽封至堂時陳文正當國史文惠爲叅預未知其倪啓封相顧罔測文惠曰上新卽位而首逐一諫官未得其名此決不可請俟審奏翌日遂朝方扣榻以請玉音峻厲遽曰謂已行下矣尚何留文惠奏曰陳康伯固欲速行而臣不欲也臣有千慮之一願留身以陳班退文惠問孚何罪也上諭以䟘意曰是非所宜言不逐何待曰陛下亦知德壽宮中無士人乎曰何謂也曰北内給

事無非閹人是惡知大體若非幾個村措大在言路時
以正論折其萌芽此曹憑依自恣何所不至上悚而悟
天顏少霽文惠進曰不特此事爭臣無故賜罷天下咸
以爲疑而欲知其故若以此爲罪則兩宮之間且生四
方聞之必謂陛下方以天下養而使北内至於有此非
供億不足而何必不得已而去當因其自請而聽之可
耳上釋然霽威曰善將退復前曰後之日復當五日之
朝願陛下試以意白去孚儻可以上皇意留之尤盛德
事上許諾既歸自北宮亟召文惠而諭之曰太上怒袁
孚甚朕所以亟欲去之昨日方燕太上賜酒一壺親書

德壽秘酒四字於上使朕跼蹐無所文惠曰此陛下之孝也雖然終不可暴其事居數日爭請祠得守永嘉郡既而文惠又奏諫官以直言去非邦家之美請以職名華其行遂除直秘閣外朝竟不及知自是纖人知譖之不行亦無復投隙者一言回天體正誼得兩宮慈孝終始無間此舉寔足以權輿之云

石湖立朝多奇節其爲西掖時上用知閤門事樞密都承旨張說爲僉書滿朝譁然起爭上皆弗聽范既當制朝士或過問當視草與否笑不應獨微聲曰是不可漢空言較問者不愜又譁然謂范黨近習取顯位范亦不

顧既而廷臣不得其言有去者范諷猶未下忽請對上
意其弗繳知其非以說事接納甚温范對久將退乃出
詞頭納榻前玉色遽厲范徐奏曰臣有引諭願得以聞
今朝廷尊嚴雖不可以下擬州郡然分之有別則畧同
也閤門官日日引奏乃今郡典謁吏耳執政大臣倅貳
比也陛下作福之柄固無容議但聖意以謂有一州郡
一旦驟拔客將吏爲通判職曹官顧謂何邪官屬俛首
吏民觀聽又謂何邪上霽威沉吟曰朕將思之明日說
罷後月餘范匄去上曰卿言引班事甚當朕方聽言納
諫乃欲去邪既而范竟不安位以集撰帥靜江明年春

說遂中命實乾道八年也悟主以一言之質理明辭正雖不能終格猶足爲公議立赤幟云 俱桯史

受知

眞宗皇帝南衙日開封府十七縣皆以歲旱放稅即有飛語聞上欲有所中傷太宗不悅御史探上意皆露章開封府放稅過多有旨下京東西兩路諸州選官覆按內亳州當按太康咸平兩縣是時曾會知亳州王冀公在幕下曾愛其儀度常以公相期之至是遣冀公行仍戒之曰此行所繫事體不輕不宜少有高下冀公至兩邑按行甚詳其餘抗言放稅過多追收所稅物而冀公

獨乞全與人皆危之明年真宗卽位首擢冀公爲右正言仍謂輔臣曰當此之時朕亦自危懼欽若小官敢獨爲百姓伸理此大臣節也自後進用超越卒至入相 夢溪筆譚

世傳文穆遭遇章聖本由一言之寤蓋章聖踐祚之初天下宿逋數百萬計時文穆判三司理欠司一日抗疏請蠲放以惠民上遽召詰之曰此若惠民曷爲先帝不行公對曰先帝所以不行者欲以遺陛下使結天下人心於是上感然頷之未幾命宰府召試孝爲德本頌授右正言知制誥不數年遂大拜 文穆乃王欽若 青箱雜記

神宗初即位猶未見群臣王樂道韓持國維等以官僚先入慰于殿西廊既退獨留維問王安石今在甚處維對在金陵上曰朕召之肯來乎維言安石盖有志經世非甘老于山林者若陛下以禮致之安得不來上曰卿可先作書與安石道朕此意行即召矣維曰若是則安石必不來上問何故曰安石平日每欲以道進退若陛下始欲用之而先使人以私書道意安肯遽就然安石子雱見在京師數來臣家臣當自以陛下意語之上曰善于是荊公始知上待遇眷屬之意石林燕語

善言

景德初契丹大冦河朔章聖將幸澶淵中外人情震懼車駕發京師六軍奏作樂上疑問左右杜鎬前曰周武伐紂前歌後舞上悅遂作樂人情頗安 儒林公議

辭官

劉綜知開封府一日奏事畢眞廟言之從容曰卿與中宮近屬已擬卿差遣當知否綜變色作秦音啓陛下臣本是河中府人出於孤寒不曾有親戚在宮中未幾出知廬州 晝墁録

致仕 范景仁五疏而後致仕當時以爲異

故事臣僚告老一章即從仁宗時始命一章不允兩章

而後從所以示優禮也熙寧末范景仁以薦蘇子瞻孔經甫不從曰臣無顏復就班列乃乞致仕章四上不報最後第五章併論青苗法于是始以本官致仕仁宗初未嘗怒也景仁既得請猶居京師者三年時王禹玉爲執政與景仁久同翰林景仁每從容過之道舊樂飲終日自不以爲嫌當權者亦不之責元祐初熙寧元豐所廢舊臣自司馬溫公以下皆畢集于朝獨景仁屢召不至世尤以爲高云 石林燕語

避禍

張循王罷兵柄就第一日秦丞相召相見言有少事煩

郡王建康鎮江軍皆闕主帥請薦其人唯唯而退越甲申言之張辭以居閑之久舊部曲不相聞未有可薦者秦曰教郡王薦翰林院學士則難薦將帥職也張逼不得已以劉寶王權名上二人皆舊隸韓王軍紹興駕幸循王第過午尚從容循王再三趣巨璫輩乞早早歸内皆莫測所以他日有叩之者荅曰臣下豈不願萬歲款留私第爲榮但幸秦太師府時未晡也即登輦聞者嘆服識慮高遠 清波雜志

嫌疑 攻去人而自代之此事終是不可

包孝肅爲中丞張安道爲三司使攻罷之旣又自成都

召宋子京孝肅復言其在蜀燕飲過度事改知鄭州已而乃除孝肅遂受命歐陽文忠時爲翰林學士因疏孝肅攻二人以爲不可而已取之不無蹊田奪牛之意孝肅雖常引避而不終辭元祐間蘇子由爲中丞攻罷許冲元繼除右丞御史安鼎亦以爲言二人固非有意者然歐陽公之言亦足以厚士風也 石林燕語

乞外

吏部侍郎孔温業白執政求外任丞相白敏中曰我輩亦須自點檢孔吏部不肯居朝矣至理之世丞相畏人也如此 東觀奏記

淹外

祖宗用人多以兩省爲要而翰林學士尤號清切自是登二府者十常六七杜正獻公以清節名天下然一生多歷外職五爲使者徧典諸名藩在內惟三司戶部副使御史中丞知開封府遂至爲樞密副使范文正公自諫官被責召還以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遷知開封府復謫晚乃自慶州亦入爲樞密副使二公皆未嘗歷兩省而文正之文學不更文字之職世尤以爲嫌也 石林燕語

請責

治平初王景彝自御史中丞除樞密副使錢公輔為知制誥繳辭頭時英宗初即位韓魏公當國以為始除大臣而不奉詔恐主威不立乃特責滁州團練副使議者以為太過司馬君實知諫院意亦以為是而不救及後論陝西義勇事章六上不行乃于求罷章中始云錢公輔一上章止樞密副使恩命于詔令未行之前而責授散官臣六上章沮宰相大議于詔令已行之後而不以為罪是典刑不均一矣請比公輔更責遠小處疏入不報蓋意指魏公也 石林燕語

自汚

韓熙載相江南後主即位頗疑北人有鴆死者熙載懼禍因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家財售妓樂數百人荒淫爲樂無所不至所授月俸至不能給遂敝衣破履作瞽者持絃琴俾門生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丐以足日膳後人因畫夜宴圖以譏之然其情亦可哀矣唐裴休晚年亦被毳衲於歌姬院捧鉢乞食曰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乃知熙載之前已有此例雖裴公逃禪熙載避禍余謂熙載是世法裴公是心法心跡不同也

癸辛雜職

巧宦

歷代皆如是

司馬安四至九卿當時以爲善宦以今觀之則謂之拙宦可也彼汨喪廉恥廣爲道徑者不數年至公相矣安用四至九卿哉　老學庵筆記

## 朋黨

石介守道與歐文忠同年進士名相連皆第一甲國初諸儒以經術行義聞者但守傳注以篤厚謹修表鄉里自孫明復爲春秋發微稍自出巳意守道師之始唱爲闢佛老之說行之天下文忠初未有是意而守道力論其然遂相與協力盖同出韓退之及爲慶曆聖德詩遂偃然肆言臧否卿相不少貸議者謂元和聖德詩但奬

用兵之善以救貞元姑息之弊且時已畏用推憲宗之意而成之固不害於獻納豈有天子在上方欲有爲而匹夫崛起擅㕘予奪於其間乎孫明復聞之曰爲天下不當如是禍必自此始文忠猶未以爲然及朋黨論起始悟其過故嘉祐治平之政施行與慶曆不同事欲求成亦必歷更而後盡其變也 避暑錄

躁進

隋唐嘉話云崔日知恨不居八座及爲太常卿於廳事後起一樓正與尚書省相望時號崔公望省樓又小說載御史久次不得爲郎者道過南宮輒回首望之俗號

拘頂橋如此之類猶是謗語予讀鄭畋作學士時金鑾陂上南望詩云玉晨鍾韻上空虛晝戟祥煙擁帝居極目向南無限地綠煙深處認中書則其意著矣乃知朝士妄想自古已然可付一哂 老學庵筆記

蘇易簡特受太宗顧遇在翰林恩禮尤渥其子作續翰林誌叙之詳矣然性特躁進罷參政為禮部侍郎知鄧州纔逾壯歲而其心欝悒有不勝閒冷之嘆鄧州有老僧獨處郊寺蘇贈詩曰憔悴二卿三十六與師氣味不爭多又移書於舊友曰退位菩薩難做竟不登強仕而卒世言躁進者有夏侯嘉正以右拾遺為館職平生好

燒銀而樂文字之職常語人曰吾得見水銀銀一錢知
制誥一日無恨矣然二事俱不諧而卒錢僖公惟演自
樞密使爲使相而恨不得爲眞宰居常嘆曰使我得於
黃紙盡處押一個字足矣亦竟不登此位舊制學士以
上並一人朱衣引馬所服帶用黃金而無魚至入兩府
則朱衣二人引馬謂之雙引金帶懸魚謂之重金矣世
傳館閣望爲學士者賦詩云眼裏何時赤腰間甚日黃
及爲學士又作詩曰眼赤何時兩腰黃幾日重謂重引
重金也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黃白樂天詩也 東軒筆
錄

孔道輔自以聖人之後常高自標置性剛介急於進用或有勸其少通者荅曰吾豈姓張姓李者耶聞者每笑之為御史中丞以事被黜知鄆州然非其罪躁憤且甚至胙縣一夕卒於驛舍

陳彭年被章聖深遇每聖文述作或俾彭年潤飾之彭年竭忠盡思以固恩寵贊佞符瑞急希進用當其役慮時隨寒暑燥濕不知也有高信臣者其中表也館於其家見彭年足疾甚每朝歸第則亟就書室嘿坐端慮或呼婢僕脫靴則瘡膿霑漬亦不自苦少求休息十日旬澣乘閑步於廊廡忽見紅英墮地訝曰何花也左右對

曰石榴花耳彭年曰此有榴樹耶乃彌年所居之僦地也其銳進如此時人目爲九尾狐言其非國祥而媚惑多岐也乃參毗宰政未幾而亡　俱儒林公議

改節

張丞相商英媚事紹聖共倡紹述崇寧二年遂爲尚書左丞會與蔡元長異論中執法石豫殿中御史朱紱余深以風旨將劾奏之而無以爲說或言其在元祐中嘗著嘉禾篇擬司馬文正於周公且爲開封府推當其覽時代府尹爲醉祭文有褒頌功德語因請正其罰有詔張商英秉國政機論議反覆加之自取榮進貪冒希求

元祐之初詆訾先烈臺憲文章豈容在列可特落職依
前通議大夫知亳州余家舊有石刻正其所謂嘉禾篇
者文既爾雅論亦醇正惜乎其好德之不終也因録之
以表其初終焉篇之言曰維元祐丁卯十月定襄守臣
得禾異畝同穎部使者臣張商英作嘉禾篇神宗既登
遐嗣皇帝冲幼中外震懼罔知社稷攸託惟太母晦聖
德於深宮五十有四年克莊克明克仁克簡肆膺顧命
保祐神孫以總大政既臨延和乃告于侍臣曰嗚乎先
皇帝聰明文武宏規儁圖軼于古先丕惟曰禹貢九州
之域封裔襄搢于殊俗豺狼野心終不可豢序弗底乎

時以憂貽于我後昆迺偁材力迺眘事功務除大害不恤小怨今旣墜厥志罹家多艱其弛利源與民共之所不欲一切蠲罷庶事肇革衆志未孚新故相形愛惡相反議論乘隙紛綸互建疑生于弗親忿生于弗勝其離成仇其合成黨盈庭睢盱震于視聽惟聖毋爥以純靜斷以不惑去留用捨不歸于偏歸于是越三載群慝斯嘉群乖斯和群異斯同聲聞于上帝風雨時若英華豐美被于草木發珍祥于玆嘉禾厥本惟三厥壠惟五厥穗惟一臣聞曰在昔成王冲幼周公居攝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成王灼知忠邪之情誅伐讒慝卒以

天下聽于周公時則唐叔得禾異畝同穎以獻推古驗今跡雖不同理或胥近臣商英敢拜手稽首旅天之命曰嗚呼先民有言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治平之時君臣罔不咸有一德在虞舜時百僚師師在文王時多士濟濟降及幽王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其詩曰潝潝訿訿又曰噂沓背憎嗚呼卿士庶引敬之哉曲直之辯是非之判罔或不異如禾之本終以合穎利害之當予奪之中罔或不同如禾之穎非離于本無有作同害于而公臣吳安操臣李昭叙等立石余又嘗求其開封祭文而觀之頌之極摯者亦特曰公在

熙寧謫居洛京十有五年資治書成帝維寵嘉以予登瀛方渴起居而帝在天太母垂簾保祐神孫疇咨在庭屬以宗社介特眞淳無易公者公來秉鈞乆誳而伸五害變法十科取人孰敢弗良孰敢弗正有傾其義必以死爭日月徂徃思速用成心剿形瘵胡衞餘生嘉謀嘉猷百未有告訃音夜奏九重震悼爵惟太師開國于溫莫惠我民門巷填冤廼命貳卿塋其先原公殮具賁一給于官悠悠蒼天從右聖賢損益盛衰與時屢遷功虧于簣志奪于年古也如斯豈公獨然已矣溫公夫何憾焉如此而已雖違時論亦非大濫美者盖五害等字乃

當時之所深諱是以亟黜而不留也張之立朝其初議論具是暨哲宗親政首爲諫官乃指呂汲公范淳夫輩爲大姦而以司馬文正文忠烈爲負國甚者至以宣仁比呂武殊覩此文爲不同反覆之言聖謨其得之矣其後入黨籍却反成濫賞大觀爰立本以其能與蔡立異而用之亦不能久也欽皇嗣服會時相主其人贈以太保與范司馬二文正並命天下莫不疑之王稱作東都事畧載張罷左丞以言蔡京姦邪有自爲相國志在逢君等語臺臣以爲非所宜言而謫之考之史牒蓋專坐此篇稱書誤甚當因其異同之迹而遂從傳疑其實非

也　桯史
建炎中大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皇帝設壇與群臣六軍縞素戎服以必兩宮之歸二請移蹕關中治兵積粟號召兩河爲雪恥計東南不足立事三請畧去常制爲馬上治用漢故事選天下英俊日侍左右講求天下利病通達外情四請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復置吏詔土人自相推擇各保鄉社以兩軍屯要害爲聲援滑州置留府通接號令五請删內侍百司州縣冗員文書務簡實以省財便事六請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不問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請北人避

胡孝郡邑前來以從吾君者其首領皆豪傑當待之以
將帥不可指爲賊盜八請增損保甲之法團結山東京
東西兩淮之民以備不虞九請講求漢唐漕運江淮道
塗置使以餽關中十請許天下直言便宜州郡即日繳
奏置籍親覽以廣豪傑進用之路時宰相汪黃輩不能
聽用而伯可名聲由是甚著余觀其策正大的確雖李
伯紀趙元鎮亦何以遠過然厥後秦檜當國伯可乃附
會求進擢爲臺郎值慈寧歸養兩宮宴樂伯可專應制
爲歌詞諛艷粉飾於是聲名掃地而世但以比柳耆英
董奚檜死伯可亦貶

尹穡字少稷博學攻文杜門讀書不汲汲於仕進諸公薦之與陸務觀同賜出身少稷言行有法又通世務時論翕然歸重嘗論減年賞當與實歷對使孝宗用其說至今行之後乃附麗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始薄之厥後貶嶺南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訪謂益公曰某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望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久之益公每舉以為士大夫之戒 俱鶴林玉露

可為士大夫之戒

## 嫌隙

丁文簡公度爲學士累年以元昊叛仁宗因問用人守資格與擢材能孰先丁言承平無事則守資格緩急有大事大疑則先材能盖自視久次且時方用兵故不以爲嫌孫甫知諫院遽論以爲自媒杜祁公爲相孫其客也丁意杜公爲辯直而不甚力及杜罷丁適當制辭云頗彰朋比之風有爲而言之也丁自是亦相繼擢樞密副使 石林燕語

朱晦庵按唐仲友事或曰呂伯恭嘗與仲友同書會朱主呂故抑唐是不然也盖唐平昔恃才輕晦庵而陳同父頗爲朱所進與唐每不相下同父游台嘗押籍妓屬

唐爲脫籍許之偶郡集唐語妓云汝果欲從陳官人邪
妓謝唐曰汝須能忍饑受凍乃可妓聞大恚自是陳至
妓家無復前之奉承矣陳知爲唐所賣亟往見朱朱問
近見小唐云何荅曰唐謂公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朱
銜之遂以部內有寃獄乞再巡按旣至台適唐出迎少
稽朱益以陳言爲信立索郡印付次官乃摭唐罪具奏
而唐亦作奏馳上時唐鄉相王淮當軸旣進呈上問王
王奏此秀才爭閑氣耳且兩平其事詳見周平國王季
海日記而朱門諸賢所著年譜道統錄乃以季海右唐
而併斥非公論也其說聞之陳伯玉貳卿盖親得之婺

之諸呂云 癸辛雜識

## 讒害

孔道輔爲御史中丞劾馮士元事盡法不阿仁宗稱之有意大用時大臣與士元通姦利最甚者宰相程琳道輔既得其情矣而張士遜不喜道輔欲有以中之上使道輔送劄子中書士遜屏人與語乆之時臺官納劄子猶得於宰相公廳後也因言公將大用道輔喜士遜曰公所以致此誰之力也非程公公不至此道輔悵然愧而德之不數日上殿遂力救琳上大怒既貶琳亦黜道輔兗州道輔知爲士遜所賣感憤得疾死中路元祐三

年五月三日聞之蘇子容　東坡志林

險薄　宋時已有繳人私書者可稱惡俗

舒亶知諫院言中書檢正張商英與臣手簡并以其婿王溈之所業示臣商英官居宰屬而臣職在言路事涉干請不敢隱默其商英手簡二紙并溈之所業一冊今繳進詔商英落館閣校勘監江寧酒初舒為縣尉坐手殺人停廢無聊盡為御史言其才可用乃得敘官至是乃爾士論惡之同時呂吉甫亦繳王荊公私書彎弓成俗何足多怪　清波雜志

誣訐

永州有何氏女幼遇異人與桃食之遂不饑無漏自是能逆知人之禍福鄉人神之爲構樓以居世謂之何僊姑士大夫之好奇者多謁之以問休咎王逵爲湖北運使巡至永府召於舟中留數日是時魏綰知潭州與逵不叶因奏逵在永州取無夫婦人阿何於舟中止宿又有周師厚者爲湖北路提舉常平人或呼爲䕫見公盖以其姓周也蒲宗孟爲湖北察訪因奏師厚昏不曉事致吏民呼爲䕫公二人者皆以此罷去盖疑似易乘使朝廷致惑也東軒筆錄

讒害

張僕射齊賢以吏部尚書知青州六年其治安靜民願安之好事者或謗其居官弛慢朝廷召還語人曰向作宰相幸無大過今典一郡乃招物議正如監御廚三十年臨老反煮粥不了士大夫聞之深罪謗者曾孫仲平爲予言　澠水燕談

楊億雖以詞藝進然理識清直不爲利變章獻太后寵冠妃御人有諷億使上言請升配宮壼則立可致身二府億深拒之未幾丁謂奏章稱揚后德當正椒門未半歲乃參大政億終不悔朝廷議封禪億謂不若愛民息用爲本復爲邪佞者所排眷寵寖衰矣億性又疎放言

或輕發時陳彭年方親幸潤色帝制有譏億云竊議聖
文非親制者上不樂甚一日召億入禁中賜宴有酒極
豐美至于杯案之屬皆嘗所未見者既而命小黃門捧
書數箱示之皆文藁也其中删塗改削皆上親翰億皆
伏讀深贊天作之美上忽變色曰皆朕自作非假人也
億不知所以然亦不敢自辯但惶懼而退未幾以母徃
許之陽翟弟倚所得疾遂請急歸侍不待報而徃但留
書時相所爲敷奏而已上聞之錫以金繒藥劑㮣之罪
也億遂自稱疾不出晁迥李宗諤輩皆貽書趣億歸但
假弟倚荅書曰兄書語大錯喜怒不常委是心神不定

乃爲毋奏乞免官爵言者亦請糺其罪乃除太常少卿分務西落許居陽翟治疾然門生館食者尚十餘人踰年貲用漸窶乃表述族謗所集賴睿明保辨再章求典許田不報復求歸覲乃就命守汝陽旣而得綠毛龜表獻稱瑞繼復求覲遂召還京師貢章願徧謁玉淸諸宮始混和於畤輩矣未幾卒京今上新政追贈吏部尚書謚曰文 儒林公議

張忠定公爲御史中丞一日於行香所宰相張齊賢呼叅知政事温仲舒爲鄉弟及他語尤鄙公以非所宜言失人臣體遂彈奏之齊賢深以爲恨後於上殿短公曰

張詠本無文凡有章奏皆婚家王禹偁代爲之禹偁前任翰林作齊賢罷相麻其辭醜詆及再入中書禹偁亦再知制誥故兩中傷之公聞自辯曰臣苦心文學搢紳莫不知今齊賢以臣假手於人是掩上之明誣臣之非罪也上曰卿平生著述幾多可進來公遂以所著進上閱於龍圖閣未竟賜坐曰今日暑甚顧黃門於御几取嘗所執紅銷金龍扇賜公且稱文善公起再拜乃納扇於几上上曰便以賜卿美今日獻文事也澠水燕談

孫何孫僅俱以能文馳名一時僅爲陜西轉運使作驪山詩二篇其後篇有云秦帝墓成陳勝起明皇宮就祿

山來時方建玉清昭應宮有惡僅者欲中傷之因錄其詩以進眞宗讀前篇云朱衣吏引上驪山遽曰僅小器也此何足誇遂棄不讀而陳勝祿山之語卒不得聞人以爲幸也 俱歸田錄

李士衡之父一以豪恣不法誅死士衡方進用王欽若欲言之而未有路會眞宗論時文之獘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識體法上曰何也李士衡之父誅死而振爲贈告曰世有顯人上領之士衡以故不大用 東坡志林

樞密曹侍中利用澶淵之役以殿直使於契丹議定盟好由是進用當章獻明肅太后時以勳舊自處權傾中

譏人之巧如是

外雖太后亦嚴憚之但呼侍中而不名凡內降恩澤皆執不行然以其所執既多故有三執而又降出者則不得已而行之久之爲小人所測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必又請之太后曰侍中已不行矣請者徐啓曰臣已告得侍中宅妳婆或其親信爲言之許矣於是又降出曹莫知其然也但以三執不已僶俛行之於是太后大怒自此切齒遂及曹芮之禍乃知大臣功高而權盛禍患之來非智慮所能防也

曹侍中在樞府務革僥幸而中官尤被裁抑羅崇勳時爲供奉官監後苑作歲滿叙勞過求恩賞內中唐突不

巳莊獻太后怒之簾前諭曹使召而戒勵曹歸院坐廳
事召崇勲立庭中去其巾帶困辱久之乃取狀以聞崇
勲不勝其耻其後曹芮事作鎮州急奏言芮反狀仁宗
太后大驚崇勲適在側因自請行既受命喜見顔色晝
夜疾馳鍊成其獄芮既被誅曹初貶隨州再貶房州行
至襄州渡北津監送內臣楊懷敏指江水謂曹曰侍中
好一江水盖欲其自投也再三言之曹不諭至襄陽驛
遂逼其自縊 俱歸田録

汪聖錫應辰端明本玉山縣弓手子喻樗子材爲授諸
子學有兵在側言某兒頗知讀書可使侍筆硯呼視之

狀貌偉然不類常兒問能屬對否曰能曰馬蹄踏破青
青草應聲曰龍爪拏開白白雲喻大驚曰他日必爲偉
器留授之學且許妻以子後從張橫浦游學益進十八
年魁天下天資強敏記問絕人其帥福州吏聞其名欲
嘗之始謁廟有嫗持牒立道左命視之累千百言皆枝
贅不根卽好諭曰事不可行也嫗呼曰乞詳狀公笑曰
爾謂吾不詳耶駐馬還其牒誦之不差一字吏民以爲
神相戒不敢犯公以忠言直道受知壽皇自蜀還爲天
官兼學士卿柄用矣近習多不悅之朝夕伺間一日內
宿召對天顏甚喜曰欲與卿款話方命坐賜茶汪奏臣

適有白事上欣然問何事時德壽宮建房廊於市廛董役者不識事體凡門閭輒題德壽宮字下至委巷廁溷皆然汪以爲非所以示四方袖出劄子極言之且謂陛下方以天下養有司無狀褻慢如此天下後世將以陛下爲薄於奉親而使之規規然營間架之利爲聖孝之累不小上事德壽謹汪言頗過激聞之變色曰朕雖不孝殆未至是汪曰臣愛陛下切至不欲使陛下負此名故及此上終不懌奏畢請退上頷之不復坐自是而眷頗衰會德壽宮市蜀燈籠錦詔求之不獲他日上詰宮言其故太上曰此得之上問所從來曰汪應辰家物也

上還即詔應辰與郡盖近習揣上意因事中傷君臣之際難哉癸辛雜識

忌嫉

陳恭公執中以衛尉寺丞知梧州驛遞上疏以乞立儲貳眞宗嘉其敢言翊日臨朝稱其疏以示執政歎奬久之召爲右正言爲王冀公所忌一日眞宗賦御溝柳詩自宰相兩省皆和進恭公因進詩曰一度春來一度新翠花長得照龍津君王自愛天然態恨殺昭陽學舞人

東軒筆錄

機詐

丁晉公從車駕巡幸禮成有詔賜輔臣玉帶時輔臣八人行在祗候庫止有七帶尚衣有帶謂之比玉價值數百萬上欲以賜輔臣以足其數晉公心欲之而位在七人之下度必不及已乃諭有司不須發尚衣帶自有小私帶且可服之以謝候還京別賜可也有司具以此聞旣各受賜而晉公一帶僅如指闊上顧謂近侍曰丁謂帶與同列大殊速求一帶易之有司奏唯有尚衣御帶遂以賜之其帶熙寧中復歸内府丁晉公之逐士大夫遠嫌莫敢與之通聲問一日忽有一書與執政執政得之不敢發立具上聞洎發之乃表也深自叙致詞頗哀

切其間兩句曰雖遷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遂有北還之命謂多智變以飛人無因達章奏遂託爲執政書度以上聞因蒙寛宥 俱夢溪筆談

阿諛

徽宗嘗出玉琖玉卮以示輔臣曰欲用此於大宴恐人以爲太華蔡京曰臣昔使虜見有玉盤盞皆石晉時物指以示臣謂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於理毋嫌徽宗曰先帝作一小臺纔數尺上封事者甚衆朕甚嘉之此器已就久矣懼人言復興京曰事苟當於理人言不足恤也陛下當享天下之養區區玉器何足道哉其不能納

忠大率如此 清波雜志

丁常任毘陵人淳熙間爲郎冬至日上殿奏封玉音曰曉來雲物甚奇卿曾見否任實不曾見即以對曰豈惟臣見之四海萬姓皆見之孝宗大喜曰卿對甚儒命除淮漕 鶴林玉露

驕恣

蔡攸副童貫出師北伐有少保節度使與宣撫副使二認旗從于後次日執旗兵逃去二旗亦失之識者知爲不祥既行徽宗與其父京曰攸辭日奏功成後復要問朕覓念四五都知其英氣如此京但謝以小子無狀二人

乃上寵嬪念四者閻婕妤也清波雜志

奥援

温成皇后乳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賈昌朝連結之謂之姑姑臺諫論其奸吳春卿欲得其實而不可近侍有進對曰近日臺諫言事虛實相半如賈姑姑事豈有是哉上默然久之曰賈氏實曾薦昌朝非吾仁祖盛德豈肯以實語臣下耶東坡志林

諂附

荆公能拒郭祥正而

王荆公當國郭祥正知邵州武岡縣實封附遞奏書乞以天下之計專聽王安石處畫凡議論有異於安石者

書呂惠卿何耶

雖大吏亦當屏黜表辭亦甚辨暢上覽而異之一日問荆公曰卿識郭祥正否其才似可用荆公曰臣頃在江東嘗識之其爲人才近縱横言近闔押而薄於行不知何人引薦而聖聰聞知也上出其章以示荆公公恥爲小人所薦因極口陳其不可用而止是時祥正方從章惇辟以軍功遷殿中丞及聞荆公上前之語遂以本官致仕 東軒筆録

方李憲用事時士大夫或奴事之穆衍孫路至爲執袍帶王中正盛時俞充至令妻執板而歌以侑中正飲若此類不可勝數而彭孫本以刼盜招出氣淩公卿韓持

國至詰其第出妓飲酒酒酣慢持國持國不敢對然常爲李憲濯足曰太尉足何其香也憲以足踏其頭曰奴諂我不太甚乎孫在許下造宅私招逃軍三百人役之于時將乞許覲至郡考其實斬訖乃奏會除潁州而止

東坡志林

秦會之當國四方餽遺日至方務德帥廣東爲蠟炬以衆香實其中選駁卒持詣相府厚遺主藏吏期必達吏使候命一日宴客吏曰燭盡適廣東方經畧送燭一掩未敢啓乃取而用之俄而異香滿座察之則是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九呼來卒問故則曰

經畧專造此燭供獻僅五十條既成恐不佳試爇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爲奉巳之專也待方益厚鄭仲爲蜀宣撫格天閣畢工鄭書適至錦地衣一鋪秦命鋪閣上廣袤無尺寸差秦默然不樂鄭竟失志至於得罪二人爲計同一以見疑一以見厚固有幸不幸要不若居正之無悔吝也 癸辛雜識

倖臣

朱勔之父朱冲者吳中常賣人方言以微細物博易於鄉市中自唱曰常賣一日至虎丘主僧聽其聲甚驚出覷之但見慼於廡下延之設茶語以宅目必貴自是主

僧頗周給之其子勔有幹材蔡太師懋平江冲攜以見蔡因得出入門下被使令再入相京屬童貫以軍功補官遂取吳中水窠以進并以工巧之物輸上就平江爲應奉局百工技蓺皆役之間以金珠爲器分遺後宮人人皆德之譽言日聞遂取太湖巧石大者尋丈皆運至闕下又令發運司津置謂之花石綱勔與其子汝賢得以自恣每還吳中輒稱降御香張錦帆郡縣官鼓吹以迎之勔所衣錦袍云徽宗嘗以手撫之繡御手於袍上宣和乙巳秋降香過泗州官吏迎見汝賢傳指揮到城中相見及至亭通名又云承宣歇息久之再通曰睡着

矣是冬金人入寇勔父子以小舟東不敢見人人亦不
往見旬日間京師權貴與內侍來者頗多往往衣皂衫
行於市又數日云上皇已在發運衙人初不信但見座
船一泊於河步緋幕張於船前問之果然又數日軍馬
方至街上衣皂人益多所聞貴倖皆在焉童貫亦在帳
中續又聞高球於南山把隘徽宗幸發運衙城上亭觀
漁又旬日始移幸浙中都人下者愈衆方知虜已逼城
南京遣兵來侍衛虜退師以上皇還京師往來皆親至
泗州塔下燒香施僧伽鉢盂袈裟至親着於僧伽之身
初普照寺大半為神霄宮至是御筆畫圖以半還之寺

僧皆歡喜鼓舞上皇初至巳將寺之緊要屋退還及回所還盆多道流盡折去窻戶之屬及再還併所折悉取去道流䖏氣矣靖康初勔等始被行遣籍入其家云 雲麓漫抄

欺罔

政和二年待制李譓進蟾芝上曰蟾動物也安得生芝聞大相國寺市中多有鬻此者爲玩物耳譓從臣何敢附會如此命以盆水漬之一夕而解竹釘故楮皆見於是責譓以罔上安置焉又巳亥冬祀南郊方登壇樂作使人推數小車載火出於遠林左右爭獻言爲異指點

閔然大司樂田爲押登壇歌壇上大呼曰田爲先見而上亦不責也則所謂祥瑞亦有類此者而蔡絛尚以此夸大其父相業父子之罪通天亦何辱書　清波雜志

譴黜

嘉祐中近臣執政多表乞立皇嗣或云蔡襄獨有異議洎英宗立襄方爲三司使仁宗山陵用度百出而財用初甚窘洎蔡夙夜經畫僅能給足用是數被詰責永昭復土蔡遂乞杭州英宗即允所請韓魏公時爲相因奏曰自來兩制請郡須三兩章今一請而允禮數似太簡也英宗曰使襄不再乞則如之何卒與杭州其爲上不

喜如此 東軒筆録

春州瘴毒可畏凡竄逐黥配者必死盧多遜貶朱崖知開封府李符言朱崖雖在海外水土無他惡春州在内地而至者必死望改之後月餘符坐事上怒甚遂以符知春州至州月餘死元豐六年王安石居相位遂改春州為陽春縣隸南恩州既改為縣自此獲罪者遂不至其地此仁人之用心也 癸辛雜識

寇忠愍公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貶衡州副使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時丁晉公與馮相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

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巳丁乃除擬雷州及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相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遣人以蒸羊逆於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者多以爲得體歸田録

紹興初逐元祐黨人禁中疏出當責人姓名及廣南州郡以水土美惡繫罪之輕重而貶竄焉執政聚議至劉安世器之時蔣之奇頴叔云劉某平昔人推命極好章惇子厚以筆於昭州上點之云劉某命好且去昭州試命一廻墨莊漫録

蘇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此章子厚駃謔之意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尚能北歸乎雷字兩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義也魯直其不返乎後子瞻北歸至毘陵而卒子由退老于潁十餘年乃終魯直竟卒于宜 鶴林玉露

李莊簡公泰發奉祠還里居於新河先君築小亭曰千巖亭盡見南山公來必終日嘗賦詩曰家山好處尋難遍日月當門只卧龍欲盡南山巖壑勝須來亭上少從

容舜言及時事往往憤切興嘆謂秦相曰咸陽一日來
坐亭上舉酒屬先君曰某行且遠謫矣咸陽尤忌者某
與趙元鎮耳趙既過嶠某何可免然聞趙之聞命也涕
泣別子弟某則不然青鞋布襪即日行矣後十餘日果
有藤州之命先君送至諸暨歸而言曰泰發談笑慷慨
一如平日問其得罪之由曰不足問但咸陽終誤國家
耳 老學庵筆記

寶慶初元洪舜俞爲考功郎應詔言事詞旨剴切真西
山謂陳正甫曰讀洪考功封事某殊有愧色其封事中
論臺諫失職云月課將臨筆不敢下而稱量議論之異

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未決吞吐不能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臺臣摘以爲言謂祗見宗廟此重事也而洪某乃言款謁景靈宮而已詞語慢易有輕宗廟之意遂遭罷黜仍鐫三官舜俞有詩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巳失三官鶴林玉露

## 詔獄

蘇子瞻元豐間赴詔獄與其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食惟菜與肉有不測則徹二物而送以魚使伺外間以爲候邁謹守踰月忽糧盡出謀於陳留委其一親戚代送而忘其語約親戚偶得魚鮓送之不兼他物子瞻大駭

知不免將以祈哀於上而無以自達乃作二詩寄子由祝獄吏致之蓋意獄吏不敢隱則必以聞已而果然神宗初固無殺意見詩益動心自是遂益欲從寬釋凡為深文者皆拒之二詩不載集中今附於此柏臺霜氣夜凄凄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真君子身後牛衣愧老妻他日神遊定何所桐鄉應在浙江西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了須還債十口無家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避暑録

禁錮

晁氏世居都下昭德坊其家以元祐黨人及元符上書籍記不許入國門者數人以道其一也嘗於鄭洛道中遇降羌作詩云沙塲尺箠至羌渾玉陛俱承雨露恩自笑百年家鳳闕一生腸斷國西門方是時士大夫失職如此安得不兆亂乎 老學庵筆記

姦禍

李林甫爲相既久將以撥禍且天下人多怨望頗招鬼災乃致方術士以禳去之後得一術士曰相國豪貴下人積怨者不少矣爲禍之基非一朝一夕之故雖然盛

可免者朝夕之禍也林甫曰若之何術士曰可於長安市求一善射者以備之林甫乃於西市召募而得焉資其衣食計月以給後一夕林甫會宴於庭燕趙翼侍度曲未終忽然中絶善射者與而聽之閴無聞矣乃默籌曰夜未闌忽如是非有他邪抑術士之言耶乃執弓矢踰垣以入視之忽見垣之南有一物墜而下又一人踰垣來善射者一發中之乃驚去因至林甫張樂之地見歌者舞者禁而不能囀其喉吃而不能翻其袖寂然若木偶狀者因視垣南墜下之物卽一蕢而結者解其中有數百鐵皆林甫衆家僮名氏也於是以名呼一一而

應遂宴飲如初其明日術士來且賀貫曰賴此人不然幾爲所禍向乃負寃而死者也明公久專機要積戾萬狀自兹十稔乃非吾之所知其後林甫籍沒果符十年之期也 宣室志

童貫旣有詔誅之命御史張達明持詔行將至南雄州貫在焉達明恐其聞而引決則不及明正典刑乃先遣親事官一人馳往見貫至則通謁拜賀於庭貫問故曰有詔遣中使賜茶藥宣召大王赴闕且聞已有河北宣撫之命貫問果否對曰今將帥皆晚進不堪委寄故主上與大臣孰議以有威望習邊事無如大王者故有此

可唉

命貫乃大喜顧左右曰又却是少我不得明日逵明乃至貫既伏誅其死所忽有物在地如水銀鏡徑三四尺俄而斂縮不見逵明復命函貫首自隨以生油水銀浸之而以生牛皮固函行一二日或言勝捷兵有死士欲奪貫首逵明恐亡之乃置首函於竹轎中坐其上然所傳蓋妄也 老學庵筆記

王黼一日在相國寺行香見蔡京以太師魯國公揭牓小立其下深有羨慕之色親厚者乘間叩之黼曰無他不謂元長有許大官職其人因言太宰若能承當一大事元長官職不難致黼識其意乃身任伐燕之責後亦

致仕太傅楚國公且許服紫花袍增益賜遺并張青羅
盖傘金從物畧與親王等寵遇埒於京及夫事變適開
封府尹聶山有宿怨遣武吏追躡戕於雍丘輔固村民
家取其首以獻以遇盜聞議者惜不與童貫輩明正典
刑顧乃回枉如此同時蔡攸翛亦賜死翛聞命曰誤國
如此死有餘辜又何憾焉乃飲藥而攸猶豫不能決左
右授以繩攸乃自縊而死或以靖康刑戮爲疑識者云
祖宗特不誅大臣耳若首禍賊黨罪惡顯著在天之靈
當亦不赦也

徽宗召天下道術之士海陵徐神翁亦至神翁好寫字

與人多驗蔡京得東明二字皆謂東明乃向日之方面
上富貴未艾後京貶死潭州城南五里外東明寺比之
六賊獨免誅戮或謂以其當軸時建居養安濟漏澤貧
有養病有醫死有葬陰德及物所致其然乎當是時有
司觀望奉行失當於居養安濟皆給衣被器用專雇乳
母及女使之類資給過厚常平所入殆不能支致侵擾
行戶宣和初復詔裁立中制未幾遂廢京之卒適潭守
乃其仇數日不得殮隨行使臣輩藁葬於漏澤園人謂
得其報此說止見於靖康禍胎記宣和間京師染色有
名太師青者迨京之殮無棺木乃以青布條纍屍瘞其

識也倶青波雜志

說類卷之九終